

中國美術分類全集

# 中國版畫全集

1

佛教版畫



J227  
2026  
1

閱覽

中國美術分類全集

中國版畫全集

1

佛教版畫



中國版畫全集編輯委員會 編

# 中國版畫全集

中國美術分類全集

第一卷 佛教版畫

中國版畫全集編輯委員會 編

出版者 紫禁城出版社

(北京景山前街四號)

主 編 李之檀

責任編輯 張 楠 江 英

裝幀設計 王孔剛

印刷者 北京雅昌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發行者 紫禁城出版社

經銷者 新華書店

版 次 二〇〇八年十二月第二版第一次印刷

印 數 一一一五〇〇

書 號 ISBN 978-7-80047-786-7

定 價 一八〇〇圓(共六卷)

版權所有

中國美術分類全集領導工作委員會

總顧問 鄧力群

主任 王忍之

副主任 龔心瀚 于友先 劉忠德

房維中 劉積斌

常務副主任 許力以

委員 啓功 廖井丹 高明光

張文彬 謝辰生

# 中國美術分類全集總編輯出版委員會

總編輯 啓功

常務副總編輯 趙敏

副總編輯 郜宗遠 張圉生 程大利 劉建平

委員 (按姓氏筆劃爲序)

于永湛 王朝聞 王樹村 王琦 艾中信 朱家潛 朱誠如 朱述新 沈鵬 李學勤  
李書敏 李朝成 李新 吳成槐 吳尚之 吳鵬 金維諾 林文碧 段文傑 俞偉超  
郜宗遠 馬承源 奚天鷹 啓功 寇曉偉 張仃 張圉生 張晨光 張小影 常沙娜  
許力以 鄒書林 程大利 楊伯達 楊牧之 楊新 楊純如 趙敏 鄧白 樓慶西  
劉建平 劉慈慰 樊錦詩 閻曉宏 蘇士澍 羅哲文

一九八六年至二〇〇〇年期間曾任《中國美術分類全集》領導工作委員會、總編輯委員會的副主任、

總編輯、副總編輯及委員名單如下：

領導工作委員會 副主任 吳作人 劉杲

委員 袁亮 張德勤 邵宇

總編輯委員會 總編輯 邵宇

副總編輯 陳允鶴 楊瑾 龔繼先 劉玉山 吳士餘

委員 古元 王伯揚 宋鎮鈴 林瑛珊 周誼 姚鳳林 陳宏仁 孫振庭

清白音 趙志光 趙貴德 劉振清 謝稚柳 關山月

# 前言

中華民族的文化，從時間久遠來講，已有五千多年歷史，這是中外人士都知道的；從覆蓋的面積來講，可有若干萬平方公里的區域，也是中外人士都已看到的；若從它的構成因素來講，恐怕瞭解的人士就比較不太多了。

無論研究中華文化史或欣賞由此文化所構成的美術品的人，沒有不驚嘆它的燦爛、豐富而有應接不暇之感的。如果探討其原因所在，就會理解到絕不可能僅僅是某一時代、某一地區、某一民族所能獨自創造完成的。中國是個多民族的國家，各族之間自古即隨時隨處，互相習染、互相融合，才有現在所見的驚人燦爛的文化及其成果。

世界歷史上有不少幾千年前已建立的文明古國，但至今已不存在或雖仍存在却曾中斷過一段時間的并不少見。而我們中國則綿延數千年歷史未曾中斷，甚至某個事件的日期，古史書上的記載可以和出土文物銘刻相吻合。中國的歷史長河中，雖也曾有些小段為某些兄弟民族掌了政權，但他們都是中華民族大家庭的組成部份，沒有割斷中華文化傳統，所以說中華文化是五千年綿延未斷的文化，可稱當之無愧的。

幾年前，中央宣傳部組織了衆多的文化、文物界工作的專家，編成《中國美術全集》六十大冊。出版以來，讀者眼界大開，這六十冊書起到了現有的任何博物館及任何文化藝術史的論著都無法取得的對人民的啓發、教育作用。事實很簡單，無論哪個博物館，哪部研究、介紹這類學術的著作，都不可能同時擁有這些陳列品和實物的直觀插圖。凡有過閱讀、研究這類書籍的

人都知道，讀千百字的文字說明，不如看一眼實物，那麼能一次瀏覽這些圖片，豈不「勝讀十年書」！

現在我國文化、教育事業隨着經濟的發展而不斷地擴充、提高。文史書籍的搜集、重印，以及從種種角度加以整理傳播，已取得普及與提高的極大效果，而美術方面也不容無所擴展、充實。由於原六十冊的內容難以盡納各個時代的代表作品，而且新發現的文物珍品也有待補充。更有些近、現代的優秀作品，反映中國文化藝術新發展的，過去還未及選編，現在亦應納入。於是領導上再次組織群力，在以前六十大冊的基礎上翻成幾倍，編為《中國美術分類全集》，預計約有三百余冊。這部新編巨著中，藝術種類雖然變動不大，但在每一種類中并非只數量加多，重要在盡力增加具有代表性的名品。

本書所收各類藝術名品，以國內、境內公、私所藏為主，國外、境外藏品中最重要的名品具有代表性的，也酌量收入。至於近期最新發現以及最近出土的，由於編輯印刷工序關係未及補充，俱有待於續編工作。

這部巨著成書，我們雖然足以自慰，但從中華文化中美術類的全部來說，還有很大的距離，希望本書的讀者，尤其是世界的廣大專家，能把它看成是中華文化中美術部份的扼要介紹，才較符合實際。現在我們全體工作人員共同敬願廣大讀者予以指正。

《中國版畫全集》編輯委員會

主任

金維諾（中央美術學院教授）

副主任

章宏偉（紫禁城出版社社長）

委員（按姓氏筆畫排列）

王樹村（中國藝術研究院美術研究所研究員）

李之檀（中國國家博物館研究館員）

金維諾（中央美術學院教授）

周心慧（首都圖書館研究館員）

孫關根（紫禁城出版社編審）

章宏偉（紫禁城出版社社長）

張志清（中國國家圖書館研究館員）

熊文彬（中國藏學研究中心研究員）

薄松年（中央美術學院教授）

聶崇正（故宮博物院研究館員）



本卷主編 李之檀

## 凡例

- 一 《中國版畫全集》共六卷，主要按時代、類別編排，力求全面展示中國版畫發展面貌。
- 二 《中國版畫全集》編選標準：既要考慮版畫本身的藝術價值，又要兼顧不同的時代、類別。
- 三 本書為《中國版畫全集》第一卷，選錄自唐代至清末的佛教版畫精品。
- 四 本書主要內容分三部分：一為專論，二為圖版，三為圖版說明。

# 中國古代佛教版畫叙要

李之檀

中國是世界上最早發明印刷術的國家，也是最早發明版畫的國家。興起於隋唐五代，成熟於兩宋，發展於遼、金、西夏、元，繁榮於明代的佛教版畫，其藝術成就，充分體現了我國先民的高度智慧和藝術創造力。多民族的文化融合，中外文化的交流，使佛教版畫得以不斷發展。

由於篇幅有限，寺廟誌、佛教聖地山水誌、譜錄中關於佛教內容的零散作品，及以佛教為內容的戲曲、小說版畫，沒有選入。

## 第一章 佛教版畫的興起——隋唐五代時期

佛教起源於公元前六、五世紀的古印度，兩漢之際，傳入中國，經過兩千多年的廣泛傳播，佛教文化已經成為我國傳統文化的組成部分。

佛教認為繪製雕塑佛像、印製佛經、講寫讀誦經卷，以至口稱佛名、禮佛拜佛、兒童聚沙為塔，都是修功德的具體方法。刻捺印佛像版，印千佛圖與佛名經，當時被看做是修功德最簡便易行而見實效的新方法。人們希望得到佛的保佑，轉危為安，以脫離苦難，得到幸福。因此，隨着佛教的興盛，刻印佛教版畫的風氣得到了發展。

### 一 從肖形印向版畫的過渡——捺印版畫與千佛像

中國最早的捺印版畫是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敦煌寫經《雜阿比曇心論卷十》的背面，有西方三聖：阿彌陀佛、觀世音菩薩、大勢至菩薩捺印像，像四周有梵文。寫經背面，有篆書朱文「永興郡印」。據《南齊書》卷十五記載，永興郡始置於南齊隆昌元年（公元四九七年），屬寧州，在今雲南省境內，五〇二年南齊滅亡後，這一建制未見延續，故可推斷該寫

經背面的這些佛像，應為南齊時期刻印。把捺印佛教版畫的出現至少提早了一個多世紀。

中國關於最早刻印佛教版畫的文獻記載，是唐馮贄《雲仙散錄》引《僧園逸錄》的一段話：「玄奘以回鋒紙印普賢像，施於四方，每歲五馱無餘」。這當是唐太宗貞觀十九年（公元六四五年）玄奘由印度回國以後的事。

此前唐貞觀十七年（公元六四三年），名臣王玄策奉詔出使天竺，携歸大批印度佛畫，另帶回佛模四顆。是否為捺印之法，尚待研究。

唐咸亨二年（公元六七一年），唐代僧人義淨，取海道入天竺，經二十五年，歷三十餘國。撰寫了《南海寄歸內法傳》。該書卷四有云印度「造泥製底及拓模泥像，或印絹紙，隨處供養」。「印絹紙」三字，說明初唐時，印度也製版印行佛像，捺印之法亦曾行於印度。

捺印佛像每版形成一個畫面，有佛禪定像、佛說法像、善跏倚坐佛像、一佛二菩薩像、一佛一菩薩一弟子像、西方三聖像、供養菩薩像、水月觀音像、戲坐觀音像、地藏菩薩像、四天王像等，是由印章向版畫過渡的最原始的版畫形態。經過多次印製，又形成千佛畫面。

捺印佛像在我國甘肅敦煌，新疆的吐魯番、喀喇和卓、克孜爾、庫車等地都有發現。日本人在吐魯番發現的百餘件捺印佛像今藏於旅順博物館。流落在國外的，收藏於英國、法國、俄羅斯、日本等處。中亞地區考古中，也有所發現。

佛是梵文佛陀的略稱，指的是徹底覺悟真理者，佛教認為，每個世界從產生到消亡，都會產生衆多的佛陀，而捺印千佛像極為方便。或上印佛像，下題佛名，而成為佛名經。刻印的目的，多用於供奉，或隨身受持保佑平安，或奉獻於石窟、寺院，通過佛教禮儀、法會，廣為傳播，以表達自己的虔誠，達到修功德的目的。

## 二 文字與圖像結合一體——保平安隨心所求的神秘經咒

除千佛圖外，還有一種以文字為主體的《陀羅尼經咒》。「陀羅尼」是「總持」的意思，經咒則更是其精華所在。由於《陀羅尼經咒》多用梵文，因而頗據有神秘色彩，它留下了佛教由天竺（今印度）傳入中國初期的痕跡。

《梵文陀羅尼經咒》，西安發現的一件，根據相關文物判斷其刻於七世紀，而另一件刻於九世紀。題有四川成都府龍池坊卞家及浣花溪報恩寺刻印的兩件經咒，均刻印於唐肅宗至德二年（公元七五七年）成都改成府之後。近年來，還徵集到了新發現的陀羅尼經咒版畫。經咒多是死者生前放在銀鐺或臂釧內，隨身攜帶，祈求平安用的，死後隨葬。江蘇鎮江、河南洛陽出土的《梵文陀羅尼經咒》則已為五代時期的作品。宋代的《陀羅尼經咒》畫面結構更加富於變化，有的是梵文與漢文並存，甚至全部為漢文。除梵文外圖象有佛、菩薩、大隨求菩薩、蓮胎菩薩種子、手印、星座、金剛杵、各種佛教法物等。有的還冠以「大隨求」字樣。中國有天圓地方的傳統說法，咒文環繞，或圓形，或方形，或注重方與圓的變化與組合，追求韻律與節奏感，在完整統一下形成變化的多樣美。

### 三 世界上最早有明確紀年的版畫——《金剛經》扉畫釋迦說法圖

唐代高僧玄奘到印度取經，貞觀十九年（公元六四五年）回到長安。唐初，佛教受到社會的高度重視，而且自此形成翻譯佛經的高潮，佛經的盛行不言而喻。在版畫開始興起的年代，為佛經繪刻扉畫，或也應是很自然的事。但在玄奘回國的二百年後，由於社會的種種矛盾，在唐會昌五年（公元八四五年）唐武宗詔令滅佛，經卷刻版焚毀廢棄，佛經中的版畫，自然也難於幸存。敦煌發現的這部《金剛經》，則是在武宗滅佛二十三年後刻印的，卷末有「咸通九年四月十五日王玠為二親敬造普施」的刊記，應為公元八六八年的作品。

《金剛經》扉畫，是一件已經很成熟的版畫作品，此前一定有一個發展過程。但由於武宗滅佛，使我們再也難於看到更多的佛經版畫，當然也就更難瞭解到初期這些具體的發展過程了。

唐咸通九年的《金剛經》扉畫「釋迦說法圖」，是目前所知中國也是全世界最早有明確紀年的一件印刷品版畫。這件世界聞名的瑰寶，現在收藏於英國國家圖書館。它較歐洲最早刻印的木刻版畫《聖克利斯道夫像》，要早五百多年。

關於《金剛經》刻印地點，美國人卡特認為或來自四川。而發表於《陝西師範大學學

報》一九九三年第一期魯深的文章却說陝西曾發現王玠為二親施造的《佛頂尊勝陀羅尼真言幢》，證明這部《金剛經》是在長安刻印的。

#### 四 祈願國泰民安滅罪生福——五代時期獨幅佛教版畫的主題

在黃巢起義之後，公元九〇七年唐政權在藩鎮割據戰爭中滅亡，中國進入五代十國時期，興廢爭戰之事，波瀾起伏。佛教附合人民群眾祈盼安居樂業的願望，因此當時獨幅版畫頗為盛行。

版畫中的《北方大聖毗沙門天王》，唐代被尊為軍神，版畫為敦煌歸義軍節度使曹元忠於公元九四七年請匠人雕版印製的，惟願「國安人泰，社稷恒昌，道路和平，普天安樂」。同年有曹元忠請匠人雷延美刻印的《大慈大悲救苦觀世音菩薩》，也祈盼「城隍安泰，闔郡安寧，東西之道路開通，南北之凶雜順化，勵疾消散，刁鬪藏音，隨喜見聞，俱沾福祐」。歸義軍節度押衙楊洞芋雕《大聖普賢菩薩》則「願三邊無事，四塞一家，高峰常保於平安，海內咸稱於無事」。《聖觀自在菩薩》像則祈盼「滅罪除災，延壽增福」、「極重罪業皆得除滅，一切災難不能侵害，聰明辯才隨願皆得」。此外還有《四十八願阿彌陀佛》、《大聖地藏菩薩》以及弟子道照雕刻的《千手觀音曼荼羅》等。

現藏法國巴黎國家圖書館的《大慈大悲觀世音菩薩》版畫，全身立像，形態優美，簡直就是敦煌唐代彩繪觀音菩薩泥塑的寫生。又現分別各藏於法國國家圖書館和集美美術館的捺印《西方淨土變相》，更像是敦煌壁畫「西方淨土變相」的小稿。《大聖文殊師利菩薩》版畫，題有「此五臺山中文殊師利大聖真儀」，為採自五臺山的壁畫新樣，則可看出敦煌版畫與內地山西壁畫的密切關係。

#### 五 地處江南的一片淨土——吳越國的佛教版畫

吳越國是五代十國時期建立的割據小朝廷，以杭州為首府，偏安一方。「天下兵馬大元帥吳越國王錢弘俶」，刻印的《寶篋印經》，經小而印數頗多。有發現於湖州天寧寺的

顯德丙辰本、發現於紹興縣城工地的乾德乙丑本，發現於杭州雷峰塔的開寶乙亥本，各印八萬四千卷。版畫位於卷首，畫面為禮佛圖，各略有差異。從丙辰至乙亥，先後歷時十九年，其中乾德、開寶已進入宋代。當時吳越國的一些高僧，如延壽等，也刻有佛經及「彌陀塔圖」十四萬紙。吳越國時期刻印的《二十四應現觀音像》，原印本無存，日本尚有早期的摹繪本存世。杭州開始成爲較早的印刷中心。

隋唐五代的佛教版畫除了發現於四川、陝西、浙江外，絕大部分，發現於甘肅敦煌莫高窟第十七窟藏經洞。它是在西夏統治敦煌末期，由於戰亂而被封存的。一九〇〇年由住在敦煌千佛洞寺廟內的道士王圓籙首先發現的。一九〇七年和一九一四年英國籍的匈牙利人斯坦因兩次來到敦煌；一九〇八年法國人伯希和也來到敦煌，還有其他國家的一些探險家、考古學家，他們劫走了大批的敦煌文物，其中包括這些唐五代時期的佛教版畫，因而使它們流落於海外；而留在中國國內的，僅僅是當時所發現文物中的一小部分。

## 第二章 佛教版畫的成熟階段——北宋與南宋時期

公元九六〇年，趙匡胤建立了北宋王朝，建都於汴梁（今河南開封），經歷了九代皇帝，歷時一六七年。由於金兵的人侵，公元一二二七年宋遷都臨安（今浙江杭州），稱爲南宋，經歷了九代皇帝，歷時一五二年。宋遼對峙共二五一年。宋金對峙共一一九年。

### 一 北宋刻印的佛教版畫

據《佛祖統紀》卷四十三記載，宋太祖趙匡胤於開寶四年，敕高品、張從信等，到益州（今四川成都）組織雕印我國第一部大藏經。大約花了十年的時間而完成，總卷數達六千六百卷，被稱爲《開寶藏》，因刻印於四川，故又稱《蜀本大藏經》。其後民間刻印佛經和佛教版畫的風氣因此而興盛。

開寶五年（公元九七二年），已有近於圖解式卷首版畫的《熾盛光吉祥消災陀羅尼經》。此件現藏日本。

太平興國五年(公元九八〇年)，由李知順施印，王文詔雕版的《大隨求陀羅尼輪曼陀羅》刊行於世。長方框內，圓形環繞經咒梵文，配以多種圖象。現藏法國集美博物館的《大隨求陀羅尼輪曼荼羅》風格近似，題「西天寶安寺三藏賜紫佛頂阿闍梨吉祥自製……散施」。太平興國間刻印的《啓運慈悲道場懺法》，精美的佛像與纏枝花紋，把畫面裝飾得莊嚴而華麗。

一九五四年在日本京都清涼寺，發現了四幅極為精美的獨幅版畫，是太宗雍熙年間的作品。《彌勒坐像》，題「待詔高文進畫」、「越州僧知禮雕」。《文殊騎獅》、《普賢騎象》兩幅版畫也很精美。《靈山變相》綫刻精細而繁密，而結構與形象都很清晰。還有一卷版本不大的《金剛經》，有卷首版畫。這些都是北宋時期，日本僧人裔然在中國時，將其封藏於佛像內帶回日本的。表現了當時佛教版畫的高度藝術水平。

一九八〇年江蘇省江陰縣孫四娘子墓出土的《金光明經第二變相》，是太宗趙光義端拱元年時的作品，刻出神佛在山林中的形象，具有夢幻般的感覺。同時出土的還有經卷版畫五幅。

現藏臺北的《大方廣佛華嚴經》卷首版畫，刻於太宗趙光義的淳化年間，巧妙地表現了《華嚴經》七處九會的講經場面，為杭州龍興寺刻本。

一九七八年蘇州瑞光寺發現了北宋真宗咸平四年的《大隨求陀羅尼經咒》版畫及景德二年的《梵文大隨求陀羅尼經咒》，雖以經文文字為主體，畫面上四天王由天而降，却處理得十分生動、巧妙。熾盛光佛、黃道十二宮、二十八宿圖像也處理得十分得體。兩幅畫面一圓一長方，給觀者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山東莘縣宋塔內發現的四種七卷本的《妙法蓮華經》，分別是北宋仁宗嘉祐時期和神宗熙寧時期的作品，為杭州錢氏、晏氏家族所刊刻。錢氏家族是吳越國王錢弘俶的後代。四種七卷本，均每卷各有版畫。有刻工垢、念、葉桂、吳鈴的題名。題「琅邪王遂良書」，這大概是杭州刻經而在山東出土的原因。

現藏日本的《達磨六祖師像》，是一幅北宋仁宗至和元年刻印版畫的手繪摹本，原版畫



已無存。與日本成尋和尚《參天臺五臺山記》中，印「達磨六祖像」的文獻記載，可以相互印證。

周叔迦先生舊藏北宋神宗元豐七年刻印的《金剛經感應傳》，每故事一圖，若今日的連環圖畫，極為難得。新見宋《金剛經》中也有很好的感應故事版畫。

清末出土於吳江東郊垂虹橋華嚴石匣中的《佛頂心觀世音菩薩大陀羅尼經》，為吳江石處道施刻，卷首觀音拜佛解冤故事版畫，榜題似宋話本，一幅畫面中表現衆多的情節。

美國哈佛大學佛格美術館藏《御製秘藏詮》四幅山水圖版畫，是我國最早的山水版畫。佛教版畫由表現佛、菩薩，發展到表現山水自然景色，點綴以僧侶們的活動，是佛教版畫的重大變革。《秘藏詮》經文為宋太宗趙光義御製。據木記知，版畫為徽宗大觀二年重印《秘藏詮》經文時補入的，是《開寶藏》中獨有的版畫作品。

《佛國禪師文殊指南圖讚》為張商英於徽宗大觀四年知杭州時所施刻，題「臨安府衆安橋南街東開經鋪賈官人印造」，表現《華嚴經》中所說，善財童子依文殊菩薩的指導，參拜五十三位善知識的故事，以佛國禪師的名義述說。為上圖下文、文中插圖的連環圖畫形式。原件現藏日本，另有明代覆刻本。較易看到的是《吉石齋叢書》所收影印本。

賈官人經書鋪還刻有《妙法蓮華經》卷首版畫，七卷只此一圖，畫面極為精美，原件現藏中國國家圖書館。圖曾編入《中國版刻圖錄》。

另外，美國紐約公共圖書館，斯賓基特藏中有一塊兩面刻《佛像經咒》及《免三災真言圖》原雕版，傳為民國初年，在北宋大觀二年（公元一一〇八年）被大水淹沒的河北鉅鹿城址中出土。是現存最早的我國佛教版畫原雕版實物。

## 二 有關北宋刻印佛教版畫的文獻記載

見於文獻記載的北宋佛教版畫，如宋郭若虛《圖畫見聞誌》卷三記載，太宗之女獻穆公主病，喪明之始，仁宗皇帝親畫《龍樹菩薩》，命待詔傳模鏤版印施。此事當在仁宗皇祐三年（公元一〇五一年）三月公主逝世之前。